

處州府志

ル 5
1573
24



川 5
2273
卷 24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七

處州府知府元和潘紹詒重修

藝文志中

文編一

舊志文詩無散見各門者表疏序傳記頌賦銘區分類別詩則古律分次雜湊備體砥玉同登疎於校讐魯魚疊見今擇文之有關記載者詮次之不復分體而以續採者附後凡分見各門者不重錄刪節附載者仍錄全文以存其舊

舊州治記

宋 喻良能

浙東山水甲天下，枯蒼復甲浙東。州宅奇秀，又枯蒼之傑特偉觀。由清香橋入賢星門，上九盤嶺，委蛇曲折，凡四百許步。至譙門，雙松天矯，狀如龍蛇對峙。門之左右，又行三百步許，至儀門。又北行百許步，穿戟門，行數十步，至設廳。由設廳右行，至便廳，太守治事之所也。由便廳而入柱廊，謂之凝香。至燕喜堂，幽邃靜深，灑灑可愛。由燕喜至志喜堂，遂至月臺。臺舊名拜香，天皇居其前。石僧出其側，山之翠微近在杖席下。其東則凝霜閣，楊公大年之所建也。由凝霜下行，至好溪堂。軒楹開豁，棟宇宏麗，層級三休。至烟雨樓，凭欄四顧，目與天遠如登。

雙溪樓如陟蓬萊，閣氣象絕似而爽塏過之。萬山峩峩橫在一目下，覩千井提封，隆樓傑閣，綠窗朱牖，掩映于晴霏夕靄之近遠。丹青水墨之所不能盡，令人目眩心懾，徘徊而不忍去。由好溪折而右，至浙東道院。簾影無塵，草色映堦，閭然蕭然，不知其公宇也。其西則洞溪少微二閣，綿延縈拂如烟雨。畫屏愈看愈奇，沿修廊至夕霏軒，見壁間盡刻名賢法書如蘭亭序、黃庭經、樂毅論。熟復細咏，似入太廟觀彝器，令人肅然歛衽。由夕霏至照水堂，仰眸霄漢，憑虛欲仙。厯堦而下百許步，至擬滌亭。規模雖小而意趣絕遠，坐胡牀對溪山下，臨絕壑南。

明諸峰相距無一里琵琶捍撥橫陳洲渚漁舟賈楫出
沒烟波中欸乃之聲不絕於耳雖巧於摹寫如柳儀曹
劉賓客輩猶不能得其彷彿况訥於詞而拙於筆如余
者乎姑存梗槩以示後之人云紹興庚戌五月既望記

重修處州府城記

明 盧 勳 縉雲人

余行觀列郡城大率崇厚用石而吾括城顧以甃高不
踰尋丈址又弗堅也歲久則四弛旁頽多有拾級處夜
扃門則越者如從枕席上過承平媿安可漫不問比歲
始一議及而以財詘徘徊久之當辛酉侍御崔公閱視
駭焉顧有司問狀對括民艱嗇猝不能就業會報永豐

積粟數十載幾至腐敗為害蠹者什二三又頗失籍公
曰胡不出是朽粟代民貲時司理張君振之視郡篆條
畫有緒而公行矣詢士大夫父老多願事顧豪猾一二
輩倡言錄賦煩浩詣諸道上不便狀人情相駁有司莫
敢應明年仲夏今侍御張公按部於茲風度廩廩至闕
城則益駭曰安有為周衛阨危者若是而弗之省耶卽
屬郡伯張公公於是酌條前張君議大約隨舊裁割期
於補綻支傾取石近用力均減估顧需金八千餘而糶
前粟三萬餘石與侍御公區畫功費語合心一而憲使
陳公參伯張公相與揚摧既有程矣於是侍御公乃毅

慶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然下令曰民所以苦者職繇賦爾賦吾能取諸粟又獨
如繇何今夫下邑遼遠召力役則妨農盍徵以儆直當
幾何曰邑不過二百金而令匠石自往募壯者則費省
而倍得庸作力誠稱兩便於是奉令承指郡公貳倅夙
夜拊循不怠屬麗水殷令廷舉總其出入約周九里三
十步爲長一千五百八十丈丈給價六兩始癸亥仲夏
至十一月二十日工成虛倉廩故民貲省平繇價故民
力節覈章程故役工敏皆我侍御公達權獨斷定制施
宜崔公始事於是乎成羣公集議於是乎決而累世之
業於是乎固疇不謂非常之功哉

修築郡城記

祝利見

稽古建邦必以築城爲先王制侯之城百雉峻五雉許
所恃防奸宄而固牧圉者其意深且遠也梧州雖介萬
山中而南接閩嶠北聯婺江東甌西衢密邇肘腋間風
稱浙東一大藩蔽故建置初據山爲城高三丈有五圍
亘七百九十餘丈屹然金湯所從來矣先是宋紹興丙
寅洪波陡發逾城垣數丈漂沒人口無算碑記若示人
預防者然迄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適逢其會羣流輻湊
不逾時勢若澎湃鼓浪入城壞官民廬舍無論矣城傾
郭陷西南半壁罹災尤慘雉堞無一存者行人拾級而

上如履平地山君出入無閑莫之敢搜愀然復有宋紹興之歎矣閱戊辰郡侯劉公涖茲土露冕行春日擊郡無完椽慨謀所以重修之第巨甃甃石駁落沉淪非若缺者補損者益之易爲力也公獨肩乃事市料鳩工于農隙匠役丁夫計口投餼橐鼓勿亟而揀仍爭先閱月間崇墉仡仡樓櫓一新民安枕而猛獸潛跡視昔中牟三異何多讓焉夫以大工大役不費公帑而獨能以捐貲告竣防奸固圉其豐功豈不偉哉今而後登斯城也有景物維新之象焉憑高遠眺巾山峙其前白雲枕其背縱目南明顧瞻萬象峰巒疊翠嵐光四訖城郭甫爲

改觀山川頓爾增麗旋轉氣化之休徵也後有採風至止者亦將有感於斯篇劉公名廷璣號在園遼陽人

建慶元縣治記

宋邑令

富嘉謀

處統縣有六龍泉距處爲遠而鄉之松源距龍泉爲基遠地居浙東之極中高而下下流水四注而湍急其巉巖之峰谿銜之石屹立于甌南閩越之交嶺複而益峻道隘而益險有戶萬計願爲邑者蓋有年矣其居幽遠足跡未嘗至縣有不得其所者令有所不聞故豪民之武斷賦役之不均訴訟之不平其能自辨於令之庭乎慶元丁巳民以狀白府請以松源一鄉益以延慶鄉之

半聽置爲邑聞於部刺史達於朝時冬官貳卿胡公絃松源人也爲丞相京所推重首言建邑便所公深然之冬十一月詔可錫名慶元宜得才智士經始之乃不以嘉謀無似俾之首膺其選丞相大書縣額以鎮茲土始鑄縣印俾嘉謀躬佩而往越明年三月旣望至是領畧山水宜爲治所者獨薰洋夷曠而殊勝矧地宅厥中鎮以龍山印以龜潭遂卜地於茲建縣治若迎詔頒春若庾犴罔不咸具丞廨在其東尉廨在其西縣學在其北邑之內植坊一十七所乾之維則有社稷以春祈秋報坤之維則有教場閱武治兵乃廟司城於東乃橋

廣渡於西乃開山通道於福而行旅者得遊坦地乃闢地鑿崖於安溪而入邑者樂出夷塗皆山經地志之所未有時松源之官賦積逋者一萬有奇嘉謀請於郡太守趙公靡予其半益之故其成益速民亦樂輸而爭先嘉謀非智創之才凡十有二月而徙今治方析邑命下咸謂締創之事古人所難今儲材不素雖用民力懼厯稔而無成時有木數千章在深山窮谷旣巨且良天久不雨一夕暴流漲溢皆蔽溪順流而下亦異矣而又田穀屢豐井里熙然豈謏才所能集天實爲之也嘉泰元年十月旣望記

築慶元城記

明陳桓

春秋凡城必書誌譏也如城中邱城郎城楚邱之類是也然則楚令尹孫叔敖城沂非與又曷為與之以其不侈費不違時不專封故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所以與之也慶雖小邑地界閩浙之間為盜賊出入之區其利害當東南之半平川陳先生甲辰泄於茲乙巳春首剪劇寇再滅餘黨人謂一方為安先生曰賊平一時幸耳然非城則眾罔與守非備則賊罔知懼蓋城諸土兵備之以為久安之策乎廼聞諸當道報可以廢寺買價售力為之不逾年而

成樓堞門鍵延袤相屬如鐵甕如金斗四隅轟然粉堞岌然煌煌哉百里之壯觀也夫用取諸廢寺則費勿侈力取諸售值則時勿違謀協諸當道則封不專其在昔楚叔敖之選歟在春秋當大書以予焉者也先生今內召秉政有日將見以禮治天下辨尊卑明貴賤別等威以杜絕凌僭設無形之險鞏宗社之基此又先生守城之大者今日之記豈徒哉嘉靖庚戌三月

重建府治教場記

明邵寶

處州南明門之外有廣溪焉自西北諸山而來瀝為鉅洲橫亘衍迤中隆旁下城倚為險國初夷其地教場建

焉迄今百五十餘年嘉靖壬午夏水暴漲懷襄奔潰洲
壤場亦因之以圯按察副使張公淮備兵於斯閱焉而
嘆者屢矣至是同知長洲王侯俸攝府事公謂其才而
賢乃命之治侯卽其地而四廣之縱焉丈二百有餘衡
半之繩四疆闢四門左右爲營址中高爲臺左樹旗幟
右少卻爲廳事榜曰振肅後爲堂曰撫安翼以兩序而
垣周之臺之下爲覘望之堠東西各二堠又外爲堠直
之廬東西各一又外爲壕俾觀者勿越而場之制於是
乎備凡有事於斯者益致其力而行列部伍秩乎其有
序也坐作進退整乎其可紀也攻伐擊刺森乎其可觀

也尊君親上之念奮乎其益篤而可使也民歸侯功侯
遜焉而歸於公因請予記予惟教之有場猶工之有肆
也古者寓兵於農尤重於教况今武衛之設專治兵事
而教可緩乎夫温處浙東之大郡也郡各有衛衛有官
軍若干人而郡之所領又有民壯若干人蓋備武以安
吾民者弘治初以處有鑛盜温有海寇其警尤切於是
有兵備之設焉公奉璽書從事敏惠共勤知方之教卽
寓之導禁而有勇之教又日訓而月練之苟蕪廢不治
其何以張皇我師以壯其氣而精其藝乎憶丁卯冬予
爲右轄嘗偕憲使及守巡諸公勘鑛蒞茲因閱士焉余

之嘆蓋先於公而公成予志於數十年之後予因感夫夙願獲售而重公之能知大體也

府治擷秀樓記

明知府 任可容

萬厯壬辰予受事栝蒼愛其山川盤鬱衙齋敞邃惟最後一室厥材匪良蕪朽更甚偶從夏夕露坐見蟻而翼者羣飛投燭移時漸盛跡其所自則出兩室柱礎間柱內蠹甚擊之鉤然有聲居其下者有覆壓之懼甲午冬予方入計屬同寅許公攝篆予懇爲一飾之許公曰唯唯比事竣返栝則樓已落成規制歸煥予愕而責吏吏曰葺治衙舍責在龍泉先是龍泉劉令以計事行卽檄

陳簿董其事簿固能吏也竹頭木屑毫無滲遺費不甚鉅而工成且速拳石片瓦民間若不聞也者予曰有是哉遂詣許公宅謝而訊之大都如吏對及加咨核不大刺謬嗟嗟一字舍耳百餘年來未聞有創置之勞至予始新之得無貽將來者譏耶惟茲工作旣就不煩閭閻予居樓之下寢而安焉登樓之上眺而樂焉非所謂一勞永逸者耶樓當翠微閣前南山入戶秀色更親選勝探奇似有進乎翠微者因以擷秀名將來守茲土者登樓撫景其首肯而念我乎因援筆爲記

重建外庫記

任可容

栝蒼故大有庫在穿堂之西司吏舍其後所謂軍國之用咸屬焉往主藏者難厥啟閉則以旦夕出納貯之鏽櫝以付司藏之吏後以爲常嗟乎慢藏誨盜利令智昏自古記之蓋不佞視事沿之期年始剏置外庫於堂西柱礎間軍國仍舊貫外庫者以備不時出納云斯舉也不勞而事集雖廣袤不侔大有而亘固等之其可經久與否吾誠不知吾知其免屑越之弊杜覬覦之萌云爾

譙樓記

明李思敬

處郡舊有譙樓去治大門數百武而南發石爲臺架樓其上蓋用以俯壓羣峰吐納溪流成居重之勢火於嘉

靖之二十年改建兩樓左鐘右鼓尋有病其不祥者萬曆五年守熊子臣準舊制重建樓五楹榜曰栝蒼重鎮具載郡志中垂二十餘年又火形家言是樓宜就震位栝人文且蔚興眾惑之於是徙建巖泉門至鬻故址民間入直濟役闕歲良久所言福利頗不驗郡人始嘖嘖悔議遷舛矣今上丙寅夏余甫下車問郡興除事何在父老進曰郡自徙譙以來風物日就凋索見者輒起陵夷之感且所懸鐘鼓漏器四時節序之榜麗郡中央民得曉然辨晨夜時作息利用甚急而比者鐘鳴東偏鼓聲隱隱不出治堂上使遠近耳目無所注明公有意振

栝願亟掃而更之余曰噫栝方不歲民食二鬴徵輸之令狎至重爲長吏憂尙堪舉力政乎夫與其枵而腹無甯緩而視聽也與人怏怏退會冬十二月治大門災爰集諸僚謀重新之余環視喟然曰此役誠不獲已矣顧事有利兼舉者容坐失哉予見郡治門多冠以譙蓋倣古侯國臺門一觀之義栝譙故址旣廢不易復則莫如起樓門上便夫昔時門外爲鎮今據門上爲觀形勢等爾而費乃倍約父老必稱便鐘樓可無徙也諸君唯唯遂聞之監司巡海使者檄報可於是馮隙斥羨鳩工辦材筦庫與民間悉無所與工肇於是歲之嘉平月僦於

今年之仲夏基仍大門之舊稍前三丈門高十七尺廣二十四步南北半之左右城梯而上於樓樓高三丈四尺有奇凡五楹礎四十有二疏窗欄楯足供升眺金鼓漏器時序榜及司夜具貯其中蓋常讀月令曰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垂戒何炯也曩予聞復譙之議逡巡未之許一旦於門燬後而巋然頓闕舊觀將固廢之必有興也斯亦因類無逆矣乎落之日諸大夫祝曰美哉就革從鼎義也據高明燭幽隱法也登望以觀雲物授時以前民用神道也嚮通名山大澤之靈祝庶無瘵瘵凶札永躋黎獻於春臺襲休氣而迓嘉

祥之鴻術也備斯美卽罄公帑殫羣力君子不以爲疚况秋毫罔動乎是宜紀予跼踖避席曰嘻方今廟堂大工未竣有司至不沾豆區以急公又勤諸君子於茲役力拙舉羸則敬之咎也何美之居雖然從諸君子之言大矣自今以始其無棄不佞而一乃心勰乃力厚圖所以新栝者則豈惟父老之休敬將荷寵焉是役也檄建則巡海臬憲毘陵顧公言贊成則郡丞東牟馬公承緒別駕義安許公有寰司李楚鄖金公鼎鉉屬邑率貲來埤者則麗水令雲間姚元胤青田令西粵黃中色縉雲令金沙王楸銘松陽令濡須傅時勉遂昌令竟陵胡順化龍泉令閩福鄭奎光慶元令臨汝王士煥雲和令粵南葉逢焜宣平令貴竹申鎮國景甯令古虔唐永思董役則郡幕左希思姚茂先得備書凡費緡錢三百四十有奇守以下捐資之數列碑北

威武營記

明葉志淑麗水人

粵稽軒帝誕興垂衣而治蚩尤弗靖親帥六師戰於涿鹿戎兵之詰昉於此矣是故周官大司馬掌邦政以擾萬民以佐王平邦國斯井邑邱甸聯其衆車徒卒伍備其人苗蒐獮狩習其變比年三歲時其閱其爲法莫詳焉蓋承平無事忘戰則危誠思患豫防者所宜亟圖也

吾栝爲郡鄰海阻山島夷鑛徒出沒叵測苟不練兵於素而以烏合之衆當之豈所以語制勝之良策哉顧處兵稱雄惟龍慶爲最松遂次之青宣雲又次之麗水故附郭邑民多情游兵鮮土著應募勇敢率自縉雲永康東陽義烏而來錯處民間統領弗便郡司馬周公守愚惻焉憫之廼相地一區在郡治之左袤若干丈廣若干步因召衆謀曰吾爲若度厥土奠厥居以省若餽屋之費可乎衆皆鼓舞稱便輸財効力爭相奔走闢其草萊繚以垣牆鳩工飭材不逾時而落成其直北爲靖栝堂堂之東爲武安王廟堂稍南爲左右兩廂樓居相向各

十八楹又南爲營門折而東爲大門俾隊什以下羣於斯息於斯講武事於斯熙熙焉赴赴焉獲胥宇之安而作敵愾之氣者伊誰賜也是歲孟秋公擢甯紹台巡道去主帥衛使胡君大經暨諸所部下思誦公之功爰伐貞石徵文於予以誌不朽予惟天之生才文綏太平武戡禍亂相須並用張弛隨宜夫是之謂天下之全才也公起家甲第履歷有聲文章政事熊映彪炳且於武備之修尤深致意古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其儔匹矣所稱全才者非耶聖天子側席求賢將躋公而重任之坐開府秉國鈞共籌畫天下必有

進於治郡者栝之人將拭目以俟之

重建耳房庫記

明 王明汲

栝郡界在甌婺間而麗水爲首善似僻實衝軒車所過供億旁午賦入十二萬有奇竭力徵解猶慮不足支目前求其盈餘以借緩急無有也從來有庫之名而庫竟可以不設崇貞甲戌期當輯瑞府縣俱以北行予承乏署郡復兼庖麗事問縣庫則頽簷破壁幾令人絕倒卽稍存篋其庫書每偃臥其上雖宵無吠犬然終有不能安枕者矣予因思府縣俱爲一體府亦無餘積而庫且堅久盡善在縣何獨不然乃謀所以創之庀材鳩工結

構於後堂之右規制一如大有庫四圍重垣極其完固上下俱磚石内外加木柵庫中設架貯箱其闊可藏數萬金扁其額曰耳房縣衙側原有軒漸就傾圯乃移置後堂左而更新之與耳房庫對峙仍其名曰笑竹蓋亦倣府儲籍樓意也當財賦匱乏之秋不敢上請恐成道旁之築一切工費所需皆捐俸設處不動公帑秋毫於時董役者爲縣丞郝九疇饒有敏幹落成甚速郡伯羅青朱公覲旋聞之喜甚予因邀之臨視對酌盡歡公環向而祝曰今而後麗邑始有帑藏也善建不拔之基也豐亨富有之兆也國儲民命之所式而靈也而將且惠

徽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徽不淺矣予謝不敏遂援筆記之

迎賓館記

明知縣 錢 貢

麗水故枯蒼首邑而賓館獨從前所未創余始下車邑中大夫士相率來顧因詢往時交際賓至每延入前堂之後以成禮偶簿書冗劇輒散處俟焉以爲常簡賢廢禮甚矣余旣知賓館闕狀將亟爲之圖相地儀門之東有土地祠祠之東隙地若干丈夫爲治之體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立祠以事神得矣獨無館以延賓如事人何於是卽前隙地創爲安神之所而舊祠撤而新之以禮賓計捐薪俸鳩材飭工不日而告成焉事人事神各有攸在位次方向攷古營立宮室之制不爲大謬館成賓入門而左額曰見賓取出見大賓之義將入館題其額曰澹臺公至取非公事不見邑宰之義旣入座所欲聞者非民間利弊卽政治得失則題其堂曰告善取舍已從人之義夫粹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明堂之麗非一木之材所取者廣也計自今賓客之過余者樂告以善而行之庶幾此堂與此邦之人相庇覆余亦藉以免瘵曠之愆矣館必有記誌創始也用勒諸石示不朽也題其記於上列邑令佐之名於下俾後之治邑者覩石上之文知館所由建指石上之人而論孰敢有不自愛者

平時萬曆七年月日記

青田縣尉題名記

宋 陳耆卿 青田主簿

青田縣官舍令依山丞蔽其前主簿翼其右皆近市惟尉臨溪澣山空水壘欸乃之歌與櫓聲交於枕上或值風雨晦明之變星斗出沒烟靄吞吐態度萬千過者羨其清而居者不覺也然月廩爲緡三十隸卒五十有二大半消散存者無所得食則旁緣符檄走鄉井以閔以攫明昌禁網不恤爲尉者噤莫之問但兀處空舍舍又低老摧蝕凜凜欲壓坐未定聞梁楹剝剝聲余記昔爲寮其間每謁入則庭無椅子斷椽敗柱間供薪爨蓋無

論官舍雖齊民之居不若焉夫以其地如彼之清而其居卑辱如此地之辱其人耶人之辱其地耶錢塘朱起祖始至議改築余疑其誕不兩月競傳尉舍就勝吾廬矣蓋不糜公財不藉民力劃然天設煥然霞湧人旣洞心駭目而晶采注射可使山青水綠之並助其勝若風雨晦明之變橫奮捷起益清絕可愛也余以誕疑君君非誕余實不靈余以是知論事論人不可拘繩墨夫總一尉舍爾均是人爾或不能有其有或無而能有其有不同如此而或者欲比而同之是使賢愚共遁而苦窳併休旣乃罪其俗曰難治難治是猶混薰蕕於一室而

反咎其不芳豈理也哉君既新其居復掇前人次第礱
之石成題名記夫列姓氏標歲月平視善惡陰存勸懲
此其意固非淺淺要之一石之鐫視官舍之築難易蓋
不類余故用序載變體後其易先其難嘉定十三年九
月日從事郎新慶元府府學教授陳耆卿記

龍泉譙樓序

明知縣 鄭奎光

古聖人愛民欲其因時起事以遊昭曠之觀故爲制之
厯書明示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利法已詳矣而當昏
夜永短晷刻推移未必盡然可按於是又有銅壺刻漏
之法隨其夜漏所轉如數擊揚使之家聞戶喻以佐厯

法之窮凡通邑大都民居湊集必設譙樓報更意實始
此張忠定公曰鼓角爲號令號令在前不可不分明而
形家謂聲與氣相通者也惟常相通以疏其薰蒸之氣
則物康而人阜其說各有所本然總予斯世以昭明耳
龍泉治之前故有鼓樓先是不戒而災止報更於階廡
之下其望頽其聲鬱以是而欲運隆隆然起氣躍躍然
舒如昔盛時不能也余乃因其址而壘之而樓之而又
昭昭命之所度支皆出於俸入甯惟是官司事也乎哉
鼉韻鯨音噲呖鞞鞞戶不加喻而曉者眾是以物小而
功大事暫而用常客有過余者曰昔張萍卿以更鼓分

明受知於使者張文定公聞之卽爲薦於朝果爲名臣
吾以此覘君一斑余惶恐謝不敢夫余第祈頽者起鬱
者舒陰陽不忒晝夜不愆襍祥占候不爽如斯而已矣
他非所知也客又曰官司者天之維也地之極也風氣
之所開也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龍泉自此有聞於
時矣余喜其言爲作譙樓序

書處州孔子廟韓文碑陰

唐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必不夷狄如也苟卿祖夫
子李斯事苟卿一日宰天下竟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
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資也彼商鞅

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
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
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
無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神砂爲黃
金以餌之書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燕昭王
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疆辟
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損骨肉而不辭至
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
梁國者以筍脯麩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
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走殘之有

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他仍滅族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蠶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以楊墨駢頓以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馭天下不知止泊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而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自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重修府學記

宋 陳孔碩

處故有孔子廟唐李鄴侯繁所創昌黎伯韓愈爲之文者在擇山之巔今爲縣學校圖經及郡記國朝康定申孫威敏公沔始徙學建廟於今址然考之郡守題名碑及蘇舜欽他記則威敏之來實景祐四年迨寶元二年而席侯已至則廟學經始當在景祐寶元之間蓋遭宣

和三年盜火而舊刻蕩然圖經舛矣又二年而侍御黃公葆光復建焉天子書殿榜以賜閱歲六十有中夏洪水基制頽陷材植蠹敗間經葺治率以意遷就楹礎鑿枘各不相合太守柳侯謁而嘆曰今不修且壓顧事無急於此者然郡方貧奈何乃核他費聚材踰年始克興役遂具禮祝告徙神像於講堂傾危既正圯陷既築變朽以良代椽用壯百廢具舉丹堊如制復念像設之漫漶采章之舛譌廼訂禮經更始繪事凡廟之事悉變而新之孟秋初吉侯率賓佐生徒釋菜告備退卽學飲酒觀瞻咸喜有作而言曰吾邦素貧異時長民者窮力錢穀會期間且不給設置是不問甯復吏責非侯裕於政理而識所先後誰暇及此又曰若鄴侯之爲廟實已酉歲今歲適己酉豈事廢興亦有數乎宜有紀也愚惟古者釋菜乃卽學宮不爲廟宇肖形而廟食始起於唐乎夫禮固不以像祀也今使拜而謁者目瞻睟容心憲聖則儀想先哲而起思齊之念不在茲乎夫民有常性后綏厥猷若昔盛王因其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則而爲之教故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然非文不行故又有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謂之藝本末蓋相因也先聖先師之訓述此而已今欲憲而慕焉論語中庸

大學與七篇之書萬世而下所以心見聖賢者也於此
焉求之亦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耳苟爲置
本而事末後德而先藝背道而營利又何庸先聖先師
之爲憲哉嗟夫世之爲學有不利焉者寡矣舜跖之所
由分可不異哉孔碩幸得尸教事而相斯役故樂書其
本末因竊推古昔聖賢之所以教者將爲吾徒勉焉且
俾知僕所有事者意不在此而在彼也

重修府學記

明李 鈺縉雲人

我高皇帝首建學於婺州思得海內名儒以風學者遣
使以書幣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
比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
創禮賢館處之此龍飛一盛舉也吾栝雖無腴實與其
三嗣是起家甲乙第者亦累朝不絕山中月旦故嚴輒
引前修以繩後進以故雅尙風節代有聞人正嘉以前
可考而知也隆慶之季有當事者警視青衿無故加摧
辱焉徙斥一空士氣索然維時委於厄運間抱凌霄之
志而隳沮者什九憑軾入此邦者見謂扶植甚艱卽多
愛士憐才而卒未有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中微不振垂
三十年於茲矣今郡伯熙臺李公以異才理吾栝猶掇
之也政通人和民樂有天而士樂有師蓋不忍以中微

故輕士尤不欲士以中微故自輕時時躬爲督課諸所
獎掖而振作者靡匪出自精誠若謂自今不能伸士氣
軼前修責在師帥也者因商諸少府葵心許公司理心
臺易公曰學宮修廢關士運興替祿茲土者忍惜公帑
坐視其浸圯而不爲營葺之廼屬麗水尹鍾君武瑞董
其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首葺文廟峻仰止也次啓聖
祠崇原本也次名宦鄉賢祠彰表式也次養賢堂專肄
育也次開賢路如砥如矢示周行也次闢泮池浮玉耀
金昭煥文也宮牆輝澤觀矚一新博士王君世昌黃君
是元柴君本阮君欽賜王君以升造諸生葉榛張率孝

等來告成事屬余記之謂夫子之神與天壤俱永豈以
學宮之修否爲加損惟是上以神道設教非此無以風
而士之望風而興起者亦每視此爲明效故常袞設闡
校而蠻鳩更風文翁興蜀學而蠶叢易化矧吾栝故非
甚闇眚者承茲嘉惠爭自淬激業已勃然有興起狀從
此將彬彬稱盛安知不有如青田諸先生其人者相接
踵乎夫士猶嘉禾也暑之熯之則槁時雨潤之則興隨
所遭逢耳先是時當其厄故遭之慘若彼今何幸而遇
時雨得非否泰相尋如易所稱有命疇離祉歟說者謂
三十年爲一世世極則返天時人事可謂會逢其適矣

余考郡乘唐李鄴侯新學宮於元和間昌黎先生爲記
謂侯政知先後其所論崇祀吾夫子足爲古今名言吾
栝興文蓋權輿於先生今復有李公嗣芳猷於千載下
豈偶然哉而起衰濟溺其功尤有難於鄴侯者吾以三
十年扼腕於表一旦幸士氣之復振而多公之大有功
於斯文也故爲之記其事如茲公諱淳四川內江人

重修府學記

明王一中麗水人

今上御極久道化成文教翔洽屬以疆圉多故務得眞
才之用申命司徒廣取士額剔蠹振弛較往加毖以經
術所以經世務期於廣儲博採以佐昇平之理維時粵
東陳公來守吾郡操絕一塵念興百廢甫下車飭城墉
繕亭埠修河堰復橋梁諸爲疆壤計者至悉尤加意學
校賑貧乏恤喪昏增賓興之津費士無不人人感奮已
乃簡其俊又豐廩餼而勤訓課之要以規之於道而究
之爲實用以栝有三先生實翊輔我聖祖而開有道之
長爲之葺其祠宇爲後進風士業蒸蒸知嚮往則又以
惟郡有學賢俊所自出漂搖於風雨摧殘於歲月前事
議修僅塗飾於丹堊若文廟頽圯尤甚不一更新曷安
先聖在天之靈而稱國家右文之典乃搜郡帑得廢寺
遺租若干金以爲取釋氏之遺新吾夫子之宮旣寓火

書廬居之意且得起倣維風之要亟白當道僉報曰可其不給則自蠲貲俸以佐之程材鳩工經始於某月至某月而工竣率師生釋菜告成焉時不佞中以予假歸里學博聞君某某等率諸弟子員以記請中惟區宇內凡締造建營莫不自新而故自故而轉新乃其間遞故遞新惟人是視卽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固百代惟新哉乃宮墻廟宇之圯葺在吾栝亦若有待焉者天下郡邑皆有學栝側一隅介萬山乃獨有聲於天下非以建自李鄴侯又得昌黎韓公爲之記遂乃焜耀一時乎自唐以來遷徙廢興之故亦具見於郡乘矣而要其倣也

不無頽靡廢弛之象當其新也耳目旣已改觀人心因而競奮必有一番振作之氣勃發而不容遏栝士幸際公鼓舞維新之會夫甯無跋而思奮足以續前徽而副公創新誘掖之至意者乎不甯惟是士闔修在道德表樹在事功砥礪在節義要以發抒性靈掀揭宇宙故足述耳卽吾栝文成諸先生夫非文士望以爲標者乎彼其旋轉乾坤彪炳今古甯徒以尺幅見長也者蓋士誠規不朽則夫自矢於幽獨辨志於樂羣當預思何以佐國家之急何以酬異日之知乃爲無負公興學淑人之意鄴侯當唐中葉天下不爲無事之秋而首建此學韓

公謂其知所先後爲政以人材爲先今而後枯人土聯
翩接武樹駿流鴻天下望而知爲公所造士因信公得
爲政之先余卽不文無能揄揚盛美而得藉公以傳不
微有勞施哉公名見龍廣東潮陽人

重修府學明倫堂記

明王一中

栝據浙上游其地阻塞其民敦樸六朝前附隸不常學
之廢置漫不可考自唐鄴侯李公始置於擇山之巔韓
昌黎記之有宋再徙今址入我明益崇大其制於聖殿
後建明倫堂而皇祖臥碑在焉月朔望師帥之所蒞視
也弟子員之所肄習也二百餘年訓迪涵濡人才彬彬

輩出久之棟宇雖未傾然腐中塗外僅同一木之支耳
我鄧侯視學顧眎不能釋爰偕少府楊公別駕方公司
理袁公麗水令潘公謀所以更始者且并及於已傾之
鄉賢名宦兩祠志道依仁兩齋而兼請之臺使藩臬監
司咸報可旣出帑藏二百金許而鹽臺崔公守道周公
又各捐贖鍰爲助於是揭榜嚴諭委任責成以督工則
命知事張文顯照磨舒可教協理則命訓導李鴻時馮
贊化章國善張學仁相與鳩工庀材次第就緒而於明
倫堂更加意剏造首舉而鼎新之制度巍然文章煥然
栝之膠序頓爾改觀博士弟子請記於余余惟四代之

慶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學皆以明倫而樂育人材爲政先務侯欲大有造於括
士故建此堂惟諸士體侯雅意其日登此堂而講學行
禮毋徒虛此堂之設敦本務實毋徒建此堂之名庶在
今日爲醅儒實詣之堂在他日爲名世經濟之堂斯無
負於侯之盛舉哉昔楊伯起登講堂雀銜三鱸投之衆
進曰鱸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
升矣後震果召台輔侯建斯堂日集諸士堂上而三鱸
呈兆台揆發祥夫復何疑咫尺日卽指爲侯之鱸堂可也
侯德業聞望不下鄴侯余文遠謝昌黎祇詮次其語以
紀歲月工役云爾

郡治題名碑記

明知府任可容

治署題名非獨記系厯也蓋亦有監觀之助焉乃郡綰
十數邑之轂而據其上億萬生民之命害利所係大者
上聞而小者得罷行之厥任攸重前史氏傳循吏政績
俾世得覽觀多云郡而不及邑亦以二千石比古諸侯
方岳尤重也顧其稱興學宮疏陂渠弭寇盜諸無所不
統第皆往迹因革非宜未若近事之深切明著也浙西
東爲郡十數括蒼最僻遠山高而水潺民力田不足供
上舟楫鮮通海上之魚鹽鮮至顧西北邊江閩之交中
藏金銀之氣流徙竊窺而南闕甌海其軍賦之繁北巡

徽州南守海民力殫於斯真山海之吭喉非佞云僻遠也前人拮据其間亦既勤矣芳規具在第因草非時而時歲日絀容等承乏其後有難焉者因者因之未盡者循修之固後者之責也傳云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故碑既泐郡乘可尋敬叙刻諸石置之堂隅朝夕觀焉卽稱座銘視史傳更真切宏遠矣

重修尊經閣記

明鄭汝璧縉雲人

國朝修明六經頒賜天下郡學皆建樓閣以藏書示所尊也括蒼郡學明倫堂後舊有御書樓藏賜書也歲久就圯失所尊意古皖任公以名進士來守是邦下車視

學集諸生講罷周覽學宮見茲樓將傾惕焉首務修之顧郡倣時詘未易舉也約已節民踰年而政通人和乃議興作顧同僚郡丞許公別駕文公司理李公曰茲樓名御書賜經也經聖經也皆所尊也於名尊經閣爲宜閣成語諸師生曰經何爲而尊乎六經斷自堯下迄孔子堯開六經之源尊堯也孔子刪述以垂萬世尊孔也中間帝王之道不載六籍孔子何述而後世何傳亦尊帝王也故周太史有藏孔子適周得聞禮樂吳季札聘上國得見易象春秋且聞六代之樂而知明德則六籍存焉蓋尊經自古記之矣今郡列明倫堂而後列尊經

閣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其倫也易詩書春秋禮樂其經也尊經所以明此倫也諸賢知尊經之義乎經常也天以五常之性命諸吾人先聖賢發吾性之蘊而著諸經是經心經也易心畫也書心謨也詩心聲也春秋心法也禮樂心所流形也六經而下皆傳心之典也聖賢發揮吾心之理而著爲經常不易之道萬世奉而行之如日中天如神明在臨何其尊也自聖賢之道微而邪慝興是爲反經至佛老之說著而又將援吾經爲伍是尊而淪於卑矣是故尊經也尊先王之道而不使淪於卑也亦尊吾性之理而不使失其常也故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是知所尊也問學經也尊德性尊經之本也是則尊經之義也郡公名閣之意蓋在茲乎公餘登斯閣也洞開八窗中心泠然日與諸生覽稽六籍究性命之精微廓高明廣大之觀發良知知新之見以經術經世務居而明哲之士出而興治之臣俾稱於世曰公閣中尊養士也不亦休乎若徒記誦以徼利達是爲玩經又云建立以開風氣是或不經抑亦卑卑耳矣予撫東上謁孔林窺璧經顧瞻故鄉念舊遊蓋邈然有遐思焉諸君尙監勗哉

守道周公興學造士記

明李 銑

栝州介萬山中磅礴扶輿敦固樸僊風氣盤鬱而未散
人文結約而未舒嗣後間出人豪崛起名世乘機邁會
龍變雲蒸代不乏人藉甚郡乘已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所以轉元化之樞旋斯文之軸謝華啟秀剖素摘菁權
有所操機如相待沿溯今昔泥璽相符蓋不少爽也隆
萬以來文造百六寥寥仕版落落晨星此固士習惰窳
文鋒不競豈遂奄奄如僨軍之將沒世不振者哉近者
賢書午未之役旗鼓相望角逐中原人事實然豈其天
授世俗不察猥云僻隅隘乎大觀偏師怯乎勅敵擬爲
吉光之羽等諸文介之毛此實鄙夷之過恐非通人之

論也晉陵周公保釐茲土興革休養政通人和爰進青
衿談經較藝因慨然與之更始曰士爲世出品實養成
士必機雲是邛夔無奇士也文必班馬是甌粵無儁民
也誰實提衡責在王者勗哉多士勉矣令圖於是甲寅
之春彙闈郡諸生親爲較閱品第甲乙衡量銖錙士志
激昂什倍賈勇已復捐俸資倍出內帑鼎建明倫堂以
迪彝常特貿膏腴田以資課業月必再會會必鐫文躬
自品裁細加刪潤以監司而爲師保以分陝而兼成均
作大雅之遺風導久湮之文運四方風動鼓篋景從洵
千載之奇遭多賢之希邁也未幾超秩留都晉階光祿

四牡奔奔八鸞鏘鏘惆矣雲霄陔焉轅轍於是郡邑廣
 文暨弟子員等憶斯文之宗主仰吾道之斗山圖勒貞
 珉永垂茂烈因走侔命記於余余深嘉公之造士盛心
 明德猷訓私心嚮往其敢辭諸蓋聞之樹基固者敷華
 必茂濬源深者導流必長其桴鼓之應甚神而鶴子之
 和倍捷自茲以往益勵永圖所以汲多士之彙征綿文
 教於勿替軼發伊始繩續亡窮公之垂澤閱遠當何如
 耶噫嘻衮衣繡裳永繫東人之思慕制禮作樂鼓吹昭
 代之休明於昭辟雍思樂泮水栝山嶽稟雷雨則鯤化
 三千練水泮澎海運則鵬搏六月甫田藉藉豐碣隆隆
 深愧無文用紀不朽云公諱繼昌號蓮峰直隸常州府
 無錫縣人登萬曆己丑科進士

重修處州府學記

國朝張元樞
署府

聖上御極之二載命督學選三輔士文行兼優者入監讀書
 示天下右文知所重也樞以樸遯獲與茲選維時

聖駕臨幸行釋菜禮自司成學博諸生而下暨夫胥役賜賚
 有差樞同諸生拜揚堦下遂得一覲

龍光猗歟休哉開國之宏模振古之卓規也其所以為多士
 振興丕變者甯有紀極是年鄉試國學中式者四十餘
 人樞亦廁名其內丁亥歲對策

大廷獲授司刑夫樞固以文興也而今以刑官筮將無生民
憔悴敲扑已極欲以雍容彬郁之意行於桁楊肺石之
中朝夕冰兢惟恐弗當以負

聖天子右文之盛蒞枯之三日謁奠之下見

先師之殿宇櫺星明倫堂類壁以及儀門兩廡圯存兼半顧
諸生而慨然曰我

皇鼎建首重國學人皆思皇向化枯蒼僻在一隅遂不得與
辟雍鐘鼓共吹休明泄茲土者甯能無意雖上則有學
憲大人表率於前下則有縣令諸司承宣於後凡此學
宮之事固予一人之意而實闔郡上下交承之意也值

今仲春教官率諸生復伸前說共興斯役先是教官捐
俸修櫺星儀門二處已有成績其餘大費力弗克舉遂
於樞有厚望也且余獲雋時卽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豈
可當吾目而愬然乎第美盛之事匪余一人所可任亦
匪余一人所可尚協力共襄尙有望於諸賢以仰承
龍飛作人之雅化務令愷悌壽考之澤渾遐邇而一致也則
小子樞有厚幸矣卽處多士亦厚幸矣

重建府學碑記

知府 劉廷璣

處州之有孔子廟自唐刺史李繁始也昌黎先生爲之
記迄今讀其文有云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淹故

其爲政知所先後吾慨夫今之爲政者矣三年計最首以修學宮爲尤異之徵及去而學宮之頽圯如故也後來者又復爾而大吏亦不之詰聖人不但受其欺乎哉吾聞鄴侯建廟州人始知向學昌黎記云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彬彬盛哉枯蒼人文之興皆鄴侯始基之矣余按鄴侯所建在禪山之巔宋康定中太守孫公沔徙今地莫之有改近罹兵燹蕩然無存僅餘文廟數楹復爲大風所拔前此在事者草創寢廟其他皆未之及余適來視茲土方思振起文教爲 朝廷廣作人之化而顧令宮

墻之地風雨不蔽俎豆無光不特無以妥先聖之靈抑有媿於鄴侯不淺也爰謀從事遂捐俸市材鳩工一木一石不敢重煩閭里自正殿兩廡尊經啟聖戟門櫺星門下及鄉賢名宦等祠無不具舉周以繚墻旣完且固班固賦其杳窳張衡美其埽霓鏐鏐列列咸嘆觀止是役也經始於壬申之冬落成於癸酉之夏余亦效鄴侯故事率師生致祭於先師爰進諸生而語之曰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帖括而慕臚仕哉將以造就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藝之細以及乎道德性命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之大其

處州府志 卷之二十七
為教甚深為功甚鉅倘沾沾焉惟舉業是務又豈先王立學之意乎諸生成頰首受教因請余為記余私幸得附鄴侯之後而竊愧不工於文何敢與昌黎相後先後之涖斯土者亦或諒予之志焉可也

府學歸田記

元柳貫

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於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圖牒在有司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慶寺僧師晟因構誣詞陳之統所利兩源之便已飾言曰盧使君

約建寺於唐乾符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元年改寺為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此何也且約起羣盜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之亂賊之手固明是田為康定始有之田矣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贍學地土貢士莊田禁無侵奪於是郡符首下挈其田還畀路學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懇宣政院院臣納其偏詞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復沿是啟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府酌情論

法檄青田主簿柴瓘教授杜熙躬卽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共以田三頃七十二畝予寺僧餘十頃五十畝予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再愬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盧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蓋久而莫能自明迨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侵奪學校地土之禁學錄薛元德歷陳其事職事趙良乘等彙詞白郡府檄縉雲主簿鄭伯達兒與青田縣官重行簡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宜奉詔行事

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薛元德復白寺僧謾令之狀公聚案閱之悉知其姦迺具移總管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原標兩源田五百三畝合三頃七十三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至鈔米就給養士以歸田本末具鑱諸石俾後有考李公名端保定人吳公名燾廣平人盧公名景大名人元統五年歲次乙亥九月望日記

置學田記

明 王一中

揭楊鳳石許公少負公輔望屢上公車來監括郡越三

年政通人和將上績天官超擢有日會滇南簡用之命下公猶嘉惠吾栝無已廼哀俸資百餘金增置學田以業諸士之賓興與力學而不能給者甚盛典也諸士謝不敢受公進而語之曰吾非藉此區區以博身後名也自莅栝以來見其邑里蕭條民鮮蓋藏古云人富而禮義附焉况士爲四民首所稱潛裕敏給以一其情於詩書禮樂之具而恣之成以仕不則師世表俗以延先王之德教爲後生模範而顧令其興北門之嘆增煮字之感司牧者視等秦越而一切弗問其謂之何予家世南海以詩書禮樂起家雖閒曹祿入無幾不以分惠於士

而顧家於官耶予觀栝士多恢奇秀好之資率苦不給且距省視他郡爲遠一遇大比乏資斧虞跋涉何以預登額之典而自致青雲此予目擊心維而欲爲計久遠者也惟是不腆之俸用置負郭上腴之田歲積所入以佐其費或涓埃有濟此則區區之心而已遂召耆民里老授金買田得膏美者若干畝歲入若干石分入郡麗二庠其課不報於監司不耗於他用寄籍縣帑經費出入有程於是栝士之賓興者力學而不能給者可以均拜公之賜於久遠矣籍成因命記於不佞竊惟公之是舉也上以輔先王作人之化下以啓多士登籲之心廣

厲學宮興起來哲不亦垂裕弘遠無窮哉日者分藩毘陵周公繼昌郡守海陽陳公見龍各置田若干畝寄籍麗帑以為諸士賓興賑恤之費而公復以別駕清曹分廉吏之俸買田以贍其不足此其惠則埒矣而作人雅意為一時盛典視先猷尤耿耿焉是不足以記烈貞珉以垂不朽也哉因鐫予言於石而籍若田於左

後歸學田記

明何鏜 麗水人

今府學徙建自宋郡守威敏孫公始學之有田亦自威敏公始元初遂沒於奸僧晟元統中方圖勘復始俾歸學事具柳文肅公歸田記中屬明初草昧未遑僧復佔

沒為業肆黃緣上下去學籍迄今不一輸課祇歲奉稅金於邑令長而私入豪吏之手者已什五六諸富民規為常稔競飫其膏腴者徧一鄉矣隆慶改元令天下大覈墾而長沙江君應昂丞郡奉檄統理乃兩源人恐前田終不得掩覆又數苦縣中豪吏誅求無已遂以其實謁告於是郡守建安陳公烈毅然檄邑司稽覈議復而邑令蔡君以田隸所治祈析三百畝餘為邑中儒生資陳公乃報可下其籍於郡學於是兩源田隸郡學者千畝有奇五百年之墜緒復舉於一日威敏公養士之仁曠世如見云是役也黃裏源坐田六百三十二畝黃肚

源坐三百七十畝合故守張公大韶置田一百一畝在麗水東鄉劉世惠輸田一十二畝在青田石帆鄉又宣平人人官田二畝五分在陳溫鄉通得一千一百十七畝有奇其邱落徵則具列於碑陰云

三歸學田記

國朝知府曹掄彬

余自己酉秋奉

簡命移守栝蒼五年於茲矣下車卽訪求利弊如丈田土建

聖育

浮橋禁採鐵修渠堰諸急務以次興除尤念學校爲尊賓興之歲每設饌集課祖郊津費以鼓士心仍不揣荒

陋梓拙藝百數十篇昭揭程式以期造就而奮興焉顧栝地瘠甚官斯土者力難一時振刷邇因府志殘缺從事編摩緝閱至學田各條各學皆非故額欲徹底清理必須先自府學始考府學田原額一十三項有奇坐青田縣十六都黃肚黃裏兩源乃宋郡守孫威敏公沔所捐置也已爲奸僧奪去至元元統二年僉事吳公燾副使李公端相繼嚴覈始得歸學詳具柳貫歸田記中明初復爲兩源人侵沒隆慶五年郡丞江公應昂丈量經兩源人首出郡守陳公烈毅然檄飭復歸於學詳載何鐘後歸田記中

本朝定鼎初年山寇竊發人逃田荒康熙二十五年又遭洪水官民圖籍蕩然學員無憑經管苟且因循此田隸在青邑遂歸於縣兩源人轉佃轉售據爲己業歲輸租餉縣胥赴收僅以額報而贏餘盡皆肥橐如此者蓋不啻五六十年會奉兩院有飭行清查之檄嚴催各學額設捐助學田收除存用數目分晰造冊送核隨檄行青田縣備造畝分佃種細冊移學申報督憲奉批到府飭令儒學按冊據實管收除經解租餉外餘留修葺

文廟添辦祭器及周濟寒士之用是此田之歸學一而再再

而三余亦得以大愜所願自茲以往所望司鐸諸君照額清釐履畝收稅勿令狡胥奸豪侵蝕隱佔則

聖宮常新貧寒有賴制憲之加意學校

聖主之崇聖右文皆於是乎在余雖不敢比於吳李諸公振興墜緒之美而竊附柳何二先生之後爰作此記以誌倦倦於枯士之隱衷云時雍正癸丑孟秋之吉

重修麗水學記

明任可容

麗水之學州學也學修自唐栢州刺史李鄴侯而昌黎韓愈爲之記至以孔子之祀與勾龍社稷同而祀以天子之師禮過之世躋其文而茲學亦因重於世後州升

爲郡學別建遂以此爲縣學學卽韓文記處也碑存學宮至於今千餘年更作不常而又在禪山之巔風雨飄搖易圯今已棟橈梁折蓋岌岌矣余初涖郡而師生告者再四乃慨然有興復之思適同僚文君署麗水縣事下其議於縣文君條對有夫子在天之靈未妥斯文墜地之厄可虞之語余首領之第縣拙於財偶闕藏庫廢寺租歲數百金前上官嘗請假立常平以利民今亦可請修學以資士且取佛老之棄餘以供聖門之工役亦得崇正重儒之義遂上其議於兩臺監司皆報曰可而督臺函許可云甚得廬居火書之意蓋亦韓子意也乃

令較官季際熙李炤余尙友丞簿尉吳大訓王持志張天祐課工縣令吳尙友經費而府僚許君國忠文君似韓劉君耀德督其成今文廟講堂齋舍諸祠美奐一新足妥聖靈而居士業亦斯道之幸也諸師士謂不可無言以識歲月余弗嫻於辭乃欲以一言列之韓文之後所忻慕焉而未易言也蓋嘗稽之茲山之巔初爲佛祠改爲夫子宫今其修又以佛老之餘夫韓子原道辨佛者也蓋本其道而辨之修學者修其所以學也修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亦萬世莫易之道也仁義所以名君臣父子所以立詩書禮樂所以明天地

山川所以覆載流峙而莫與易也周衰道微而有異端自周室藏史而老氏出自西方有化人而佛出矣二氏之說起於相勝老氏見吾帝王孔子之道立人倫治天下國家皆彌綸宇宙實功而彼則土苴天下芻狗萬物一歸於虛而勝之然猶守虛靜篤也而佛氏後出又欲勝之不惟去而父子棄而夫婦且磨頂祝髮四大皆空蓋二氏之後老流而爲長生佛又流爲無生而不知吾儒之道性眞靈明生生不息者也其機起於相勝而其流至於漸滅於其空虛之說之入人易乘其高明故世之論學者多入空元而摘文者亦竊取莊列之糟粕噫

彼氏之勝亦吾道之中缺有以入之也彼方超然於埃壘之表而吾之學者汨沒於污淖之中仕者顛迷於利勢之途見彼之說若濯於清泠之淵而安暇計其說之爲何如也故琳宮梵宇徧天下一廢輒興極土木之華而吾夫子之廟貌剥落於山椒水涯卽興起之不易蓋其徒之精勤苦行其說足以動人而吾人則以世味汨之也苟以其精誠之志澹泊之思而求吾夫子之道則人倫以立事業以章彌宇宙而配天地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固自在也而况巍巍宮牆弈弈文教蒼山與高越水與流其視二氏特大明中燭火耳何足勝哉故

修其道以勝之者修學其本也亦韓子原道辨佛意也李鄴侯興學而韓子記之謂侯尙文爲政知所先後余修學而自爲記故惟辨道術以告學者如此

重修麗水學記

明 王一中

麗水學宮古郡學也唐李鄴侯創始而韓昌黎爲之記遂有聲於天下其改而爲縣學則自宋康定中太守孫公始邑介萬山中而學在樺山巔俯瞰城闈仰探元象有超然之致元至元間縣尹韓公以山巒陡絕後未宏展而太學釋褐吳君捐地增築故其有明倫堂則自韓公始至我朝興學右文洪武開科吳公首登鼎甲其後

賢書焜耀歷撫仕而陟巍階者代不乏人則謂非地氣人文鍾靈毓瑞不可乃年來士氣漸靡而學宮傾圮殆甚歲癸亥滇南黠蒼傅公持斧按方旣目視其頽靡狀心殊隱之以爲茲亦吾夫子之宮而肇造自賢侯紀述自鉅儒者何蕪穢至此而邑博士員與諸庠生亦以議修請公乃捐齋臺之贖緩三百金爲鼎新費惟時守道錫山雍明華公力襄盛舉捐俸助修郡守莆中黃公郡丞溫陵廖公別駕粵西徐公司理漳南陳公縣令漳南蔡公各捐資有差以監修屬之縣尉陳國策材取之河濱丁覓之近省未幾而蔡公以陞任去別駕徐公旣

攝縣事念前緒未就相度定嚮悉慮殫精地擅其勝材
選其良工殫其力迄成勝舉而新令華亭姚公至聿贊
厥成焉先是枯以連年水旱征輸不前傅公業以鹽莢
之餘貲代遼餉加派十之三茲又不憚發鍰以新學宮
助餉以恤民生修學以興民德公之造福於麗宏矣夫
鄴侯以通侯領郡守土者也建學自其事而文公謂其
知所先今公代天省方所至興利祛害察吏安民旣風
雨露雷無非至教乃筦利柄而以其裕國者抵閭閻難
繼之輸以其飭法者佐國家右文之用他日秉樞當軸
其施爲次第不可概見哉役旣竣學師生以記請因叙

次其事而以其名籍暨捐金之數列之碑陰自茲而釋
奠於廟聚講於堂所謂像圖孔肖可瞻可儀者於今再
覩也因作歌曰峩峩釋山賢關肇造士奮龍翔文摛鳳
藻伊誰創始有唐鄴侯雄祠傑構赫弈千秋亦越皇明
丕宏文教賢俊輩生乘時自效歷年旣遠學宮摧頽神
之弗宇士念亦灰天牖傅公鼎新修築上下同心功成
迅速譽髦樂育廟祀輝煌發祥孕秀騰踏飛黃民戴公
仁士陶公德億萬斯年懷思罔極

重建青田文廟記

明宋濂

孔子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高深如山川然而天地

之運有乘有鑿日月之行有晦有蝕山川之流時有摧有竭而斯道之所寄則亘萬古而弗可易雖於世故槍攘之時而人心所歆艷而興起者汲汲恐後是何也世有變而道無變也青田爲縣居處之萬山間而跨山爲孔子廟其地在縣東一百步初建於崇甯中迄於元至正之末餘二百載而燬於寇金臺耿君亮采爲縣欲展謁焉則斷礎荒榛交錯於頽牖之間因慨然嘆曰生民得以自甯者以孔子之道在也政孰有先於此者乎宜亟圖之適部使者黃公持節行縣亦以廟學爲屬於是耿君捐俸爲倡縣人士驩然和之輸粟薦貨各視其力

爲差耿君親自督勸至廢寢食厥材孔嘉厥石維堅禮殿崇雄倫堂清邃戟門有嚴齋廡翼如庋書之樓貯粟之庾溷屋爨室以次而就繚以周垣甃以修塗棟宇鸞甯丹雘炳耀始則舊基迫山斜迤而傾恆病狹隘今則鞏石爲級拓而宏之環學之地皆編氓所業今則悉購人之西有方塘若干歲久湮塞幾廢爲陸今則浚而沼之經始於庚子之歲冬十一月乙亥訖工於辛丑歲正月辛未耿君乃率諸生具醴齊菹醢以告厥成功盛服就位降升嚴恪穆然無聲聖師巍巍如臨其上精誠合孚充然而退耿君猶以爲未也復聘名師廣招弟子員

日申五倫之教蔣子先聞而樂之相率割田爲養士之助而學之制大備矣儒士厲光等八人相與謀曰縣大夫不我鄙夷而以斯道牖民其綏我特厚豈可使無聞於方來乃請於左司郎中胡公深不遠數百里徵予文於金華山中於戲予見爲縣者多矣當甲兵未靖之日往往勦心於征輸誅賞之末以取能聲孰能措志於詩書俎豆之事哉今吾耿君乃能敦化原以興多士以新斯民則其才識優良出乎羣類斷可知矣青田素稱文華之邦近代以來由科目而躋膺仕者聲猷相望其俗尙亦因之而寢淳奈何爲令者不能久安之脫使昔之

挽銅章者咸如耿君尙何蟻聚蜂屯之有自時厥後將見家孝弟而人忠信陶鎔太和不異鄒魯之俗未必不自耿君始也如予不敏文采衰落曷足以記其盛美而胡公方以文武全才見用於世其嘉惠青田之學者將日新而未已也予曷敢不成公之志哉因序孔子之道亘萬古而不易者庸以記事之成復繫之以詩曰維栝建州萬山鬱環賦家定縣割於青田峩峩學宮跨山爲址伊誰構孽一夕而燬絃歌之區鞠爲草萊白烟涼颼淒其四練耿君之臨惕焉是懼曰此教原可使淪墜乃剗其翳乃拓其基乃攻乃治樹功以時作之魄魄修之

落落施之噩噩成之若若載觀其內丹碧相鮮載瞻其
外飛欄高騫有殿有堂有齋有序有庖有庾其列楚楚
士之來遊既嘆且言昔也荆榛今也豆籩發政之機實
在興學譬云葭苴應乎葦籥積之已深澤被教施盡銷
刀戟化為耰鋤彼昏不知日事徵責孰識詩書遲而有
獲風雨瀟瀟鷄鳴膠膠不隨世遷唯道之操泮宮之修
詩人頌魯爰勒貞珉以詔千古

建青田縣儒學明倫堂記

國朝 鄭載颺 縉雲人

古來人才多出於學校以教養之有道也青田為邑稱
雷封而人才之奇甲一郡他不具論理學若鄭東谷陳
叔向名世若劉文成忠節若谷府長史莫非奮跡蠻池
揚休青史為天地不可磨滅之人若科目則有一榜同
登之十六雋焉說者謂青田山川奇秀故所生人物不
凡似然而實不然蓋造化降才不殊在上者有所以培
植而曲成之無不可共進於為善不爾則奔馳他逕陵
競成風遂共訾儒術鮮當因指宮牆無人夫豈其性則
然哉亦曰教養失其道耳是以先王治天下其先務莫
急於建學而為之立師儒以訓誨之嚴條教以課督之
夫口詩書而躬禮樂懷愧恥而砥廉隅雖天下中材咸
可進為君子此古昔人才之所以隆也青之學向瞭郭

東山椒其間剏廢不一自鼎革來凡兩燬於火因移
聖位於博士署中以行釋菜釋奠之禮而所謂明倫堂
者實缺然焉上黨張君爲縣令展謁次與司鐸錢許兩
先生恆慨然曰堂以明倫無堂倫曷以明士行文風之
不舊若職斯故歟於是捐俸鳩工命胥庀材卽西齋之
故址擴而充之繚垣甃地闢闢飛甍數十年來凡令茲
邑欲爲而不敢爲者一旦毅然能觀成於咄嗟之間斯
已異矣工甫落而士子賢書之音適至於是邑人士咸
相與致慶以爲賢父師之有造於吾青者豈其有艾耶
余聞張君其人雅歌投壺風流蘊藉而其治政也勤以

成事敏而有功其大者集流亡省徭徭平獄市均賦稅
與民休息乎無爲乃能勸學興行建復舊制不然方日
紛營於簿書繩尺不暇給能從容爲此耶按邑往牒學
始見於崇甯而廢於至正之末永樂中金臺耿君亮采
爲縣銳意修復念士無良師學術不正乃禮聘王先
生潤孫楷模一鄉所以長養成就之備至遂致庚子科
名之盛幾傾兩浙人才之需於教養也如此君得無類
是乎而所謂名師者又得錢許兩先生其人焉兩先生
爲武林名士日與諸生講學課文相期以古處實與張
君同心一德以教育人才爲事者也是役也非君無以

肩其任非兩先生無以成厥謀然則張君可以配金臺
耿君兩先生可配邑子王先生而諸士子當何如磨礪
以求不愧於古昔人才斯無負於明倫遺意庶可矣天
下之事庸人恆急其所緩明者不後其所先歐陽子曰
學校者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
信斯言也張君之爲政益可知矣張君名皇輔山西長
治人錢先生名喜選禹航人許先生名元濬臨安人

重修縉雲縣儒學記

明李 鈺

大司平海公之視縉篆也首謁學宮顧博士諸生曰此
何地也陲陔一至此乎豈長吏數更而莫之葺抑葺者
徒具文致然耶乃屬陳典史雲梯曰若其董若事倣者
務畢修修者務令可久凡材物毋啻其直凡匠毋裁其
備凡費視工贏縮毋限以如干雲梯廩廩奉德意惟勤
以故木石來於山磚瓦來於陶金鐵丹漆之屬來於市
皆樂輸若轉而斧斤者埏埴者鑪錘者塗墍若采繪者
各負藝鱗集欣欣而赴工兩月之間靡廢不興今登夫
子之廟庭丹柱歛斂而電颯朱拱參差而星列棖桷翬
飛而躍日簷瓦虬布而流雲懸棟層櫺煌煌其上直闌
橫檻楚楚其前廟貌如故煥若鼎新加以兩廡翼如重
門衛如泮橋砥如繚垣澤如織悉周整蓋二三十年所

未覩者先是明倫堂就圯博士募而剏之僅成棟宇公曰此有司事何至煩博士爲繕壁蝨地以竟前工遂煥然改觀說者謂是舉也主之者有真心董之者靡餘勞故其費實而功倍也如此余謂夫子之道之神與天壤俱敝何係乎學宮之修廢惟是當事者以神道設教未嘗不視此爲興替然吏治史不絕書而興學化俗自文翁常袞外何寥寥也况晚近文法日繁臺使者之所程督於郡邑惟期會簿書訟獄是急郡邑巧伺上意者亦亟亟以彼應之至於學校根本重地多忽爲緩圖間有知所重者而心斂於彼勢不得不畧於此則才限之也

海公出文莊之鄉爲忠介之從孫其道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又天才閎卓司讞攝篆與奉檄檢校諸郡萬務糾紛猶掇之耳此其心有加而才有餘裕成茲盛舉豈偶然哉會歲當大比諸生業已趨然有興起狀余獨願其洗心澄慮興於文而尤興於善居而辨志出而宏勲業常若身陟宮牆如臨夫子則希賢希聖樹不朽於人間世庶無負我海公作新之意云

五雲書院記

明周南

精雲人

道在天地而寓於人無一息息也可息則人之類滅而斯道無所寄賢者出特爲此懼尊師重傅敦典庸禮性

失者反之欲熾者遏之故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
序朋友信而學校庠序之立於三代者無非匡直輔翼
沾染薰陶消人心以復道心而其學之建豈徒然哉縉
雲有邑肇自李唐水抱山環蔚爲形勝之區鍾靈毓秀
人士固彬彬也至趙宋朱先生抱聖賢之學衍孔孟之
傳偶持常平之節履縉地目擊獨峯美化二鄉山水尤
清絕願留授徒士人若陳邦衡邦鑰輩師尊之得窮理
盡性之學用是則士尙廉介事絃誦俗用丕變於以見
斯道固在人心賴翁有以明之也翁旣去縉士德翁慕
翁各立書院而歲時祀翁願書院之設所以萃英秀而

道問學於斯道之助非細細也歷歲久就圯二地鞠爲
灌莽故老間能談之而後生小子茫然不知其顛未能
談者亦鮮矣是非吾縉教化之一大缺典與乃嘉靖乙
酉南畿古歛雙州方公莅吾邑公業禮經得其精要遂
以是魁天下抱負屬望於人者積非一日今乃操屠龍
之器而住諸鷄肋之區廢墜起作而發蒙振槁無難爲
者因慨然曰朝家置令爲民勸農桑足衣食謹簿書亟
摩撫靖賊盜雖息生以遂吾之事也而教化有缺謂之
知務則未聞攷邑誌昔晦翁先生寓吾治所當時人士
咸師尊之而風俗益趨於正茲書院廢而祀典缺如前

所云者今欲復其舊觀以收人心之已渙責不在我乎
乃以狀達諸當道若兵備憲使黃公郡侯張公咸曰爾
智者也其知所當務乎公率士民相地於邑治東北隅
背北向離厥土亢爽景更清絕材市於山甃瓦範於陶
工匠一以募費出公帑而不爲擾士民間之曰是舉也
關教化變習俗真所謂佚道也吾輩奚爲不鼓舞有眾
以從役使是役之速成耶其規制以址則橫倍於縱東
爲堂三間中肖翁象以高弟黃直卿蔡元定二先生配
之縉陳邦衡邦鑰二公亦在陪祀之列左右棲士之舍
以間計者各十日前門曰甬道西退息廳事曰正門以

間計者各三牆墉庖厨鑄鑰咸備以美化獨峯恐不欲
並立考舊號五雲更名曰五雲書院經始於是年七月
朔告成於來年四月朔闔邑士民謁公曰公下車凡有
舉動拂人心妨政理者弗爲是營於輿論允協况有營
不記於理未宜惟我公圖之公曰然事之顛末作之裨
益若知白周先生縉產知之悉而論之素將於彼是託
時擇吉率僚屬踵余門道創建之意余治下目茲盛舉
雖老朽不文亦不敢多讓嗟夫天下事有道存焉但其
中有緩急先後緩者先之急者後之則施爲失序不可
謂之知務也公之作宰以廉介自守濟通敏之術緩急

先後余固無以疵公也余於公是舉竊有徵焉公徽人屬攷徽邑婺源邑大夫創周程三先生祠堂丐晦翁先生記其事翁曰三先生於婺源非其鄉非其寓非其常宦遊之邦執不可邑人又謂三先生之學性諸天而成諸已授受傳流遍及宇內而宇內靡然向之奚以是泥焉且翁實井里先賢素所私淑非鄉非寓非常宦遊之地而書院之建也允宜余也老鈍仰追晦翁過化於數百年之前今又喜公宰邑於數百年之後慨古思今不勝戀慕如之何而不記也願公例古司徒提撕警覺如工之有肆專習業而精會文俾道散於五倫者萃於一

身浮靡是灌敦慤是成公將爲斯文宗主區區宰績之最足以盡公哉士眾曰若然則人能宏道而斯道永傳矣余敢以是復之公公曰有是哉遂書以爲書院記黃公質名張公元電名方公潤名皆時名臣云

縉雲修建儒學記

國朝 鄭惟颺縉雲人

邑庠之興而旋廢廢而復興也其詳見於先君子記中自甲寅閩氛蹂躪竟爲牧馬之場所僅存者明倫堂數楹而已然榱桷已朽蠹矣瓦墜垣砌之屬已圯泐矣將日就傾頽欲修補破壞而喪亂甫平守土者無暇過問典學校者力所不逮辛酉夏五燕都霍公維騰來蒞茲

士初釋菜升講堂梁欂間木屑簌簌撲冠衣上顧左右曰前此豈無有以學宮為念者乎眾以時失太平不暇及此為對公頷之視事數月政通人和乃毅然曰司土者以興行教化為先務學之有明倫堂禮之會而士之宗也聽其頽廢時予之愆於是鳩工庀材協張陳二博士以將厥事未幾而明倫堂壯固如初矣今

皇上臨馭詔天下郡邑凡學宮之頽廢不舉者守令督率教職鼓勸捐葺竣工行賞甚盛典也公復毅然曰以

天子日理萬幾之下尙慮及都邑學校司土者而罔恤之尙得謂克修厥職哉用是獨力捐資重新先師廟建東西

兩廡啟聖名宦鄉賢土地諸祠櫺星門泮池橋進德修業各齋敬一犧牲二亭增築週迴牆數仞百堵興而臯應立絳者朱殷素者霜皦殿庭中螟風無隧犀塵不遊復鑄聖經於板扉東西柱揭以儒先格言使士得時時觀省是皆前此所未有者經始於癸亥之冬落成於甲子歲首上元更始文運誕開於是張陳二博士相謂曰修治黌序司教責也以貧故不能易一椽一甍而重累賢大夫吾且晏然憚憚之其即安乎諸薦紳相謂曰學之設也以羣士也士為伊誰子弟而獨賴公教誨之授之業而與之處公澤固渥矣人之稱吾儕也則謂之何

既而士子矍然相謂曰昔之長吾邑而創學者有之矣然猶耳之也後之長吾邑而新學者有之矣皆所親覩也曾未聞若公之一日而計百年一人而兼創與新者教思無窮不知所報公聞而喟然曰非此之謂也如爾多士非父師之教是率性命之理是求而玩愒業荒雖隆其棟於天美輪奐如金銀闕何濟焉若肄止有恆萃聚有類論經學道不見異而遷焉則是役也洵不負

聖天子

壽考作人之化矣於是士再拜受教吾乃今而益服公之能知先務也能昌明文教也能嘉績多於前人而可大可久也異時多士後先爲麟鳳以瑞

國家必曰非公之崇儒重道不及此則鄙言其左驗矣遂書之以勒於石

松陽縣學遷復城中記

李銖

學宮之設所以尊道宏教上妥聖靈而下振才賢吾夫子在天之神固不擇地而尊而興賢育才屬乎人事不能不視地靈爲興替詩稱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卜吉之說所從來長遠矣吾栢松陽本會稽章安地由漢而來世不乏人卽我明起家甲乙第纒纒不絕正嘉以前可考而知也其學故在城中左拱珠山右列金屏瑞氣適鍾元爲美址屢更良令代有拓構自嘉靖壬子創新街

巨其後而文氣稍稍不振議者亟欲振之而未曙其故
遂謬爲遷徙之舉卜地郊外費公帑千餘金而始告成
此其意非不美而事則左矣舊學爲墟間多改剏迨今
垂三十年翻滋蹇厄甚至博士不甯其居而外僦民舍
居之諸生始洵然追咎議遷者非計蓋人人有故宮之
思焉會啟聖祠圯則請於前令長張公繼在移祀舊學
以開其肇會文廟又圯則請於今令長劉公幹正鼎建
故址以復其初劉公慨然曰此盛舉也吾不惜俸錢爲
若圖之顧謂倅許君必貴曰而才膚敏鳩匠程勤窳惟
而任許君曰唯唯時博士丁公衍仁陸公官江公暉黃

公通皆力贊而決其成者諸生又相與議曰是役也費
且不貲盡需於公則難爲上增會於民則難爲下盍各
輸吾力之所及毛生復首倡之徐生學詩率鄭生繼智
包生洪仇等共襄之耆民周繼宗王品等聞而樂助之
上下胥濟士氓爭赴卽前所改剏者爲明倫之堂而敦
學森如文廟較故址上六十餘武而南嚮廓如門廡齋
舍並建而翼衛整如東開通衢後塞新街而地脉繹如
棟梁榱桷厥材孔良黝堊丹漆厥繪孔揚經始於萬厯
甲辰之冬竣工於乙巳之夏半郊外遷學之費而壯麗
爽塏遠逾於疇曩蓋羣情鼓舞故其費約而成功速如

處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此堪輿家僉謂巽方聳秀文曜啟祥山川蔚以生色多
士勃以信氣行將斌斌然接踵青雲匹休上郡於是劉
公函書走諸生數百里外請記於不佞誌不佞謂養士
者譬若樹穀然樹之腴沃則大有秋樹之磽瘠則否學
宮自郊外遷復城中規制敞而風氣萃師所其教士所
其業可不謂得樹乎考往牒如武子之於餘杭則以吏
於其土而興學以作士如文正之於姑蘇則以產於其
鄉而捐貲以恢學皆能使人才輩出至於今濟濟稱盛
况松庠兼二者而有之振作興起勢日以盛不蔡而知
其文士必雲蒸科目必蟬聯矣顧不佞願有勗焉士欲

行志豎勲必階科目而或者反階之以濟其私大都靡
於文而道蝕溺於仕而學蕪科目愈盛之邦則士習愈
漓一取青紫輒謀利賈勢登枝而忘其本居鄉而張蚩
蠆之毒立朝而競鷄鶩之爭者何限有士若斯奚取於
盛而亦豈朝家養士意哉必也以文爲羔雉以道爲準
繩以仕爲階梯以學爲楨幹瑰意琦行卓然在世習之
表而修之家行之廷者並足以不朽於世此則士之所
貴乎盛者也不佞於松之人士自今不患其不盛而願
其毋負於盛也

重修松陽縣儒學記

國朝 鄭載颺

慶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按松陽縣學建自唐武德初歷宋元明迄今計一千六十餘年其地居邑之中四山拱秀屏障參天代鍾高賢人文蔚起故明戊午年間別駕鳳石許公來攝松事捐俸更新松士爲之立碑東廡志不忘也我朝定鼎以來廟貌如故歲甲寅閩逆倡亂寇聚於垣民無完室而

聖宮亦爲之傾毀茂草之歎有同慨焉丙辰秋

王師告捷是歲之十月邑侯張公奉

天子命來宰是邑甫下車謁廟觀茲頽廢惻焉傷之謂夫子之教垂萬世而無以修厥廢墜何以冀其興土類而崇

文教耶卽思修葺而時紉舉羸蓋以松邑甫離湯火驚魂未定不先養而亟議教鮮克有成於是亟圖招徠撫綏之謀惟是賑難民贖繫歸完室家墾汙萊修堰陂開義塾諸政咸舉則修葺學宮斯其時矣適於丁巳冬歲計以宿逋之漕起部議將有左遷邑父老子弟皇皇失所控籲當事疏請戊午冬蒙

皇上俞旨父老子弟環集歡呼慶我父母得重撫斯邑越明年己未公戾止泮宮集諸生慨然曰邑之有學關於風教以明人倫良非淺鮮亦安可聽其廢墜而不爲之計耶余前此有志未逮今旣富方穀矣是役不可緩予旣

慶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不憚拮据爾諸生亦宜黽勉從事多士唯唯公隨捐俸
擇吉庀材鳩工皆踴躍趨赴不四月而成庠士佩公之
德欲銘石西廡以垂不朽而問記於不佞載颺隸屬鄰
氓夙聞公以穎異之資挺生鑿閭經濟學術涵蓄有素
其出而牧民也以豈弟之心施之政績其待士也隆以
氣誼優之禮義歲有拔月有課橫經授餐悉出冰俸何
莫非造就人材之至意茲之整理黌序經度規模首飭
殿庭次治廊廡丹楹畫棟堊壁疎櫺各中其程既藻繪
於重新復崢嶸於始建厥後膠庠俊秀彙茹而升者當
思由來矣公所以仰體

聖天子崇學右文之郵治不已具在於斯耶載颺不揣謏劣
而謹爲之記公諱景留字心韓號漢孺奉天遼陽籍平
原人

遂昌進士題名記

明尙書 唐 龍

進士何始乎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
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而定其論然後試之以
官命之以爵詔之以祿故進士之注籍天府皆三物聿
修四術旣成行備而業全者也自辟舉中正限年停年
諸科興而進士之制格矣及隋大業中乃建進士科其
名仍舊而法異之唐用隋法盛於貞觀永徽之間宋又

焚香取進士斯彌重矣明與定制有司獻賢而與計偕天子臨軒以發策問亦惟進士科是重凡積行君子與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非策名無以自階而俊乂忠鯁名德鴻勳亦彬彬胥於此乎出遂昌進士唐以前無攷宋得四十有八人我朝自吳紹生而下方十二人然而來固未已也維楊曹子守貞以進士令茲邑廉潔剛直奉職循理尤務先教化橫經鼓篋日進諸生而胥誨之且揭石巖宮哀進士名氏品官勒而昭之介門人朱應泰以記問於山居無亦以非文不著不著不勸也可謂勤於諸生矣諸生不聞乎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山

川之闕於人也尙矣邑土鼓魚袋筆峯飛鶴諸山疊岵拔巘含精布氣草木生之而梓桐松柏維條維喬摩雲庇駟斲之則琴瑟也剡之則弧矢也青黃之則犧樽也繩墨之則雕榱傑棟也夫豈於人獨鬱乎哉故起莘尹氏發明綱目蔚稱鉅儒周德琳以曹官不阿宰執蘇公民建猷宣節致位列卿又類有稱賢師帥者謂非地之靈固不可也古之功令率廣風勵之術而昭哉斯石典型垂焉翼翼俊髦仰止思齊相觀以善相摩以義相師以道相迪以德遜志而敏學邁迹而敦行敬業而懋厥修由是菁莪之士棧樸之賢林立而茹拔焉庶幾地之

所鍾眾木輕而真材重挺然翹然其廊廟之幹國之柱石乎記曰君子之德風然則曹子颯颯乎其風也哉嘉靖庚子孟冬記

進士題名記

邑令張根

栝蒼在浙之東而遂昌爲支邑民衆土狹率皆力農初無讀書者天聖以來劉孟吳葉數家十餘人間與計輒報罷以故益不勸嘉祐中今奉常博士武陵龔先生羈旅贏糧游學京師聲譽藉藉太學取甲科衣錦南還拜親堂上煌燿里閭鄉人父老始知詩書之貴教子之榮力學之效莫不奮然勉其子弟而以不能爲恥於是詔

下應者百數美材間出迭魁鄉評而翹然登科者接武不絕文物之盛彬彬郁郁與他郡爭衡矣本其風化實自武陵龔先生始也今記先生及諸登第者名氏歲月刻諸石以爲題名記來者附之於左俾觀覽者有所考云

遂昌兌谷書院記

明王承勳

明興儒術發事功接武興者吾浙兩文成家文成倡學東南良知一燈炯如也維時平昌後山包子生栝文成之鄉及家文成之門有聲浙東西道義往還垂今猶昔平昌蓋有君子山焉豈其地多君子名耶厥孫似之克

紹家學輒輯遺書繩筏當代倘傳良知一炬君子人與
建院講學問記於予世稱兌谷書院是矣兌於位西行
金於時秋於德禮嘗讀易至兌而感焉兌者說也其象
曰麗澤兌似之集鄉之人講此谷也以其習伏眾人集
五方之巧者過其門朱同陸異疑義微析五典笙簧三
墳玉帛在兌之和此鵠彼鵠聚神於一殿虎相下心軌
膠漆在兌之孚循委測瀾因表揆景獨帚眾散分黃別
稗在兌之商登斯堂也如闢孔壁咀百子之華而棄其
糝食眾書之古而吸其髓蓋似之以正學爲之主盟舉
一切狐禪鼠聖不必鑄金刻木畫重明之鳥斷無有引

之厲者似之真菟谷足音虛其心實其腹爲天下谷者
哉谷靜而虛惟靜能應惟虛能受時習朋來說取說兌
四方人士聞風來者如萬物於秋而川鳴谷應者夫芝
蘭生於幽谷無人自芳而其芬通天下平昌以君子名
山也兌之谷有以風之四子六經零星散爲萬花之春
似之鐸以振之如于闐鐘聲流入中土應有漢武皇午
夜聽之夫目上於天耳下於谷世儒以循行數墨笑似
之真海中鼈咳未有不爲雷所噬者也况有兩文成之
木主在一以道脈一以地靈從中呵護此院將媿鹿洞
鵞湖與家九華天真諸院相與千古予蕪言奚足記兌

谷聊記似之能世其家我兩人能世其交一燈炯炯平
昌能世有君子也

遂昌項中丞養士田記

明 洪啓睿

考稽古貴士無若成周而周養士無若井田井以中公
養君子而設爲庠植俊民髦士庠者養也士之駿碩者
從海濱來就養文治適隆逮其晚季鍾尼山爲萬世師
迄今襟帶之士斌斌養於學宮顧士額漸增縣官廩不
能給士有沐浴菁莪而不飽半菽者於是廣置學田佐
之未久而實意漸湮不以飽士而以飾元黃之筐或胥
吏竄潤其間中丞遂昌項公憂之會以臺垣里居斥九

百之羨置養士田比於與鄰里鄉黨之誼而爲之錄與
例大都給助則先力行篤學而次病者貧者存貯則於
學宮收支則於師友隸籍則於邑邑而上弗聞也若曰
吾以佐縣官養士與他錢穀宜關白者不同爾邑令學
琢貞珉以其錄來屬不佞爲之記不傳承乏藩省向又
嘗爲諸生師睹中丞盛舉且喜且愧而竊有感於范文
正事也文正以西帥入執政歷年久始克就義田千畝
中丞以清卿里居輒捐饗餐置養士田幾半文正則文
正難而中丞易也養田贍族僅不令子孫干其間耳養
士隸於學於後人無所私於公府無敢奪慮深而規密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則又文正易而中丞難也文正家吳會族指繁而俗靡
千畝之入僅贍一家中丞家遂昌萬山中俗樸茂而土
亦易給粟三百碩贍一邑士則又文正易而難中丞難
而易也親親仁也倡之晚季則激爲義賢賢義也視邑
若家視士若一體又洽爲仁要其自家而邑而天下俾
人無虞俛仰勉修賢人君子之行以庶幾三代適隆之
風則文正與中丞其仁體同也卽邇之成周以井授田
而西伯之善養士仁體亦同也公方領中丞節帥吳會
適當文正之鄉而肩其任旦暮樹保釐績著秉國成他
日勲名當不讓文正世世歌菁莪棫樸之化乃自遂昌

始則遂昌固中丞周召哉中丞名應祥庚辰進士四仕
爲令尹以治行第一召長六垣晉奉常銀臺茲拜新命
稱中丞云

雲和令蕭淵捐俸置學田記

明何鏗

雲和之爲學始自景泰析麗水西南鄉建縣時並置然
未有贍田也今上之四年龍川蕭侯來令是邑遂捐一
歲俸入買民間富稔之田滿百餘畝後來得嗣增益勅
以每歲租入別爲徵貯時視諸生之貧乏不能舉事者
酌所需多寡賜予之歲終覈通計出入以爲諸生長久
計予惟三代之道設庠序學校聯師儒而羣弟子以爲

慶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備教矣而後世又有除繇給膳以恤其私亦謂備養矣而郡邑所在又有贍田池園屋賃之入以及其餘其惠育賢能甚備典也乃時事多端民生耗竭微需四出人苦吏急奸弊叢生郡邑長吏憊精力於期會聽比常慮不給故未遑庠序之事今蕭侯加志於學士一創道德之塗其所以飭厲而誘進之者規模不既宏遠也哉所置田阡陌佃戶與所入租數則載之碑陰籍在省司

修石門洞劉誠意伯讀書堂引

國朝

韓錫胙

青田人

吾鄉軒轅邨又名石門洞相傳謝康樂守永嘉時所闢然道書稱為第十二洞天雙峯如門百仞聳溪上舟過

十里外卽見之天造地設非人力所錐鑿也或以石門新營見自謝集遂指爲闢自康樂殆非然歟洞內廣里許平疇開朗青楓烏相翳蔽陸畔西南峭壁插天半有飛泉如千疋練自空而下下有深潭涵泓三畝仰承瀑水大聲噴虹霓小影跳珠玉冬雷夏雪飄散萬狀唐李白邨爲宋秦觀樓鑰輩題詩刻石笏立藤蔓中雄詞麗句惜其徒流連景光與石門奇山水頗不似非惟諸人不似卽康樂先不似也劉誠意伯讀書處在洞西崗之麓今爲靈佑寺寺左三楹範土貌誠意葛巾塵尾甚英雅誠意吾鄉人其曾棲止是間無疑顧覆瓿集犁眉公

慶州府志 卷之二十七
集於青田僅戈溪一詩其餘石帆白岸礪石諸名勝俱未嘗留題片語豈其文稿散逸者多歟誠意爲石末公從事郡城倡和其詩盈百餘首而大溪舟楫所必經石門尤巋然耳目之前且其嘯歌之所也而無詩不可稽矣乾隆癸亥大司馬長洲彭芝庭先生視學兩浙浮舟登覽叉手望瀑布以匡廬雁宕皆不及又覽誠意書堂已傾側將廢因賦詩憑弔命寺僧實光仔肩其事而實光老病呼之無應者工遂寢今實光沒二十餘年其傳法孫寶殊芒鞋瓦鉢禮地藏九華璨祖潛岳訪余皖江郡署出大司馬題冊倡復前議謂茲山肇自康樂宜增

祀謝公兄弟及後世遊賞諸名人於書堂後室此懷古探奇之士所共愜心之舉也余因解俸作祠宇慮無石門多宰官往來必有相飲而速其成者余他日老朽歸田訪寶殊得信宿山青水碧中依古德之曇花以續鄉先生之觴咏與寶殊作物外遊非又一小事因緣歟爰書之以贊其行

賓興田記

教諭 屠本仁

菁菁者莪之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言既見此育材之君子則如中阿之莪莫不興起而有成也棫樸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者言濟濟之辟王能使人材

慶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衆多如芄芄之械樸在位之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爲薪
槲之積也今科舉之法三年大比浙郡十一栝去省會
較遠稍闕應舉往往以資斧之艱乏裹足不前其重有
賴於津費者由來已久賓興田自前明分巡毘陵周公
繼昌太守海南陳公見龍通守揭陽許公有寰先後捐
置若干畝以其租入分給府縣兩庠科舉之士至於今
蒙其利者未有艾也嘉慶辛未江西新城涂公來典是
郡因見數十年來舉者寥寥思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課
文藝講禮法循循善誘俾進於學踰歲癸酉賓興兩庠
之士踴躍思奮眠昔有加焉商人某某等營質庫於斯

地初公蒞任免其應酬之費旣感德化咸知好義請捐
千金生息增益舉子路費公嘉其意爲計經久置得常
稔田若干畝遴員司其租稅儲三年之通資財贏餘籍
於府庫以予就試者是田雖由商捐而實出於公之賜
也本仁承乏教諭於是進諸生而諭之曰育材則在學
校官人則在朝廷學校興賢斯朝廷可得而治蓋取士
貴有用也科舉取士以時文所言皆聖賢之理而理卽
達乎萬事萬物未有通經之儒不足以施於政治者誠
知取士如此其重而務求有用之學其才識器局可於
時文覘之矣且由詩言思之旣見君子錫我百朋學有

得祿之理也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教有成材之效也括
雖山僻自宋暨明名賢輩出今豈無閒世而繼起者公
之樂育多士能使見者心喜而無不得其所宜於以上
副

聖天子

作人之盛意而佐成雲漢爲章之雅化是則學官弟
子所當交相砥勉敦行好學庶幾人文日起無負公之
用心焉耳本仁肄業所及謹繹二詩傳義爲賓興田記
而書之於石其田畝段落及土地名悉載碑陰俾後來
者有所稽考

宣平名宦祠記

明知縣 蕭彥

祀之有關於風教而不可緩者名宦之祀其一也夫天
下之治在於得人而民生之休戚以之有民社之寄於
斯土者不有祀典以崇德報功則孰賢孰良氓焉弗傳
其何以風天下後世而勵政治乎宣平建設百有餘歲
宦茲土者豈無功德之可祀抑有之而或畧焉蓋未之
表暴者之過也愚嘗自蒞政之餘質諸志籍訪諸士民
而得數君子焉若大司馬孫公此造邑者也正統間寇
流毒於此而鄉民乘機爲亂事聞於朝乃命撫鎮於浙
遂討平劇寇奏以麗水宣慈應和懿德三鄉設宣平草
昧之餘百度維貞道化旁洽安靜之休延及於今其功

德爲何如也縣之始創也有令茲邑者李公鼎建縣治
建儒學立市廛土木崇興民不告勞嗣是而後則又有
若二尹徐公宋公者豈弟宜民屢著嘉績今履通濟之
橋則思宋公利涉之恩觀閭閻之桑麻則思徐公富民
之澤是皆仁政之大經而諸公以之宣民之懷服而稱
頌之者固其所哉乃請命於上大夫相地築祠於學宮
之傍民歡趨事不踰月而竣於是諏日設奠迎主妥靈
春秋享祀一以文廟爲準功德之報亦庶乎其不朽矣
後之官茲上者仰謁之餘其易直子諒之心有不油然而
興者乎

處州府志卷之二十七終

